



本土文本

奶奶的鸡蛋

(小说)

□李新勇



奶奶站在破旧暗淡的老屋前，用土语呼唤她的十五只鸡。她左手把一个小竹匾卡在腰间，右手抓起一把高粱米。打过无数补丁的围裙，看上比她还年迈。

我把一只暖乎乎的鸡蛋藏在上衣右侧的衣兜里，张开右手五指罩在外面，避免鸡蛋受损，然后坐在草垛上用屁股和裤子当滑板，从高高的草垛顶上“滋溜”一下滑下来。

这时候，西边那脉黛色的苍山上，被夕阳光点着的晚霞燃烧得正旺。傍晚如水的风洗涤着安宁河谷上的田野和村庄，风带着丝绸般柔美而冷艳的质感，在即将泛黄的水稻叶子上一浪一浪地打滚。袅袅的炊烟经经纬纬地编织在村庄上空。村姑唤鸭归圈的土语，村妇唤儿的尾韵，牛背上晃悠的柳笛，也交织在一起。

奶奶在屋檐下的空地上撒下一些高粱米。鸡群听到奶奶的呼唤，得令一般，从小树林、灌木丛和草窝钻出来，飞快地向她跑来。两只雄赳赳的公鸡和十三只母鸡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把鸡蛋放到一个竹篮里积攒起来。攒到一定数量，再用竹篮提出去，换家里必需的盐和针头线脑，也为我换铅笔和橡皮。奶奶在换盐和针头线脑的时候总是精打细算，能省则省；为我换铅笔和橡皮却是那样大方，我只要说：“奶奶，我的铅笔快没了。”第二天放学回家，她便会给我一支新铅笔。我不知道她是提前换回来、等我需要时才取出一支给我，还是趁我去上学的时候去换回来的。奶奶不识字，她希望她的孙子也就是我，多识几个字，多读几本书。

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穷得可供母鸡产蛋的鸡窝都只有一个。每天有六只或者七只母鸡产蛋，一个鸡窝哪够呢，于是柴垛下面、草堆里，甚至房前屋后的草丛和灌木林，都被母鸡开辟成临时鸡窝。我每天放学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侦探那样，帮奶奶把母鸡随意产下的鸡蛋捡拾回家，装进那个搁在奶奶床底下的竹篮。

刚才，在喂鸡之前奶奶对我说：

“小勇，今天还缺一只鸡蛋，奶奶看你有没有本事把它找回来。”奶奶喜欢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以前，她的话能瞬间点燃我干活儿的热情，哪怕正在小河边兴致勃勃地钓鱼，我都会立即放下钓鱼竿，先去完成奶奶分派的任务。而今天，我嘴上应着奶奶“好的”，心头却另有打算。

买连环画的钱，都是同学们课余采蓖麻子、松子，卖到收购站，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出来的。蓖麻子和松子是村子里的常见之物，尤其是松子，漫山遍野的松树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松子。每到秋天，同学中的新连环画就会多起来。可采松子要看季节，不到深秋或初冬，你多聪明勤劳都没用。眼下稻子还站在田里，再过半个月才泛黄，离秋收还有一些时候。

而村子里的蓖麻在田坎地角，蓖麻子属于公共资源，谁先发现成熟的蓖麻子，那蓖麻子就属于谁。因此，蓖麻子成熟一粒被采摘一粒，很难凑齐能够拿去换钱的分量。这一阵校园里没有新的连环画出现，同学间交换的，都是不知看了多少遍的旧连环画。要是在这时候，我能换回这本连环画，不仅是我福气，也是我那些嗷嗷待哺的同学的福气。

那时候的供销社非常理解乡下老百姓。那时候乡下老百姓什么都缺，尤其缺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两百天，家里挖地三尺找不出一分钱。因此，那时候的供销社允许老百姓用家里的鸡蛋啊鸭蛋啊鹅蛋啊之类可以保存一段时间的物资，换取火柴、盐巴、煤油或其他家用必需的物品，也就是后来我们在书上读到的“物物交换”。跟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不同，那时候的交换物是有价钱的，比如一只鹅蛋值五分钱、一只鸡蛋值四分钱。我算过，要把这本书换回来，我必须攒足五只鸡蛋，买下这本书，我还能找回三分钱。

私藏第一只鸡蛋就遇到麻烦，家徒四壁，屋子甚小，藏到什么地方呢？放在书包里不行，放在枕头下也不行，放在床底下就更不行了，谁敢保证晚上下脱鞋上床的时候，鸡蛋不被脚后跟踩到。私藏第一只鸡蛋就遇到麻烦，家徒四壁，屋子甚小，藏到什么地方呢？放在书包里不行，放在枕头下也不行，放在床底下就更不行了，谁敢保证晚上下脱鞋上床的时候，鸡蛋不被脚后跟踩到。

私藏第一只鸡蛋就遇到麻烦，家徒四壁，屋子甚小，藏到什么地方呢？放在书包里不行，放在枕头下也不行，放在床底下就更不行了，谁敢保证晚上下脱鞋上床的时候，鸡蛋不被脚后跟踩到。

踢飞……就在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屋前的老槐树让我眼睛一亮，四米多高的树干上有一个曾经被鸟儿当作巢穴的树巢。此时虽未黄叶纷飞，树巢里的鸟儿却已飞走，鸟爸爸和鸟妈妈千辛万苦筑造的鸟窝既绵软又厚实，把鸡蛋放进去，又稳当又安全。

从草垛上滑到地面时，晚霞在极其实高远的天空上轻描淡写地横涂竖抹，薄暮来临。趁着昼夜交替的时候，光线不清，我迅速窜到门外的大槐树上。

搁好鸡蛋，回到老屋周围，我在木柴堆、芝麻秆、乱草丛和草垛间继续假装寻找，接着我在小树林、灌木和草垛之间的空地上瞎逛，直到天黑，我才走到正在灶房里昏黄的灯光下为一家人准备晚饭的奶奶面前，双手一摊说：“奶奶，到处都找遍了，没有找到你说的那只鸡蛋。”奶奶叹一口气：“大概那只黄毛母鸡偷了懒，我白喂了它两天高粱米。”

母鸡的产蛋规律是头一天产了蛋，第二天要休息一天。因此这十三只母鸡，如果前一天有六只母鸡下蛋，第二天就有七只母鸡下蛋。奶奶对每一只鸡的产蛋时间一清二楚。产六只蛋的那一天我是不敢下手的，如果只剩下五只鸡蛋，那会让我伤心的，她说不定会为一只鸡蛋流泪。我只敢在母鸡产七只鸡蛋的那一天下手。还不能每次都下手，那样太有规律，很容易被发现，藏下一只之后，要隔上三天或者五天。用了三个多星期，树洞里终于攒下五只鸡蛋。

那天放学回家，我把书包腾空，课本、作业本、两支铅笔和每一个每一次使用都得用三根手指小心地攒在指尖上的小橡皮，被我一股脑儿倒在家里一辆独轮车的车架上。我侦查过家里的情况，大人下地干活还没有回家，真是天赐良机。我爬上大槐树，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一只一只拣出来，轻轻地装到书包里，顺着树干滑下来，接着像患心痛病的少年，将书包捧在胸前，一路迈着碎步，带着胜利的微笑，奔向供销社。（一）

小鲜的滋味(散文)

□刘放

疫情导致单位食堂的饭菜都是固定的盒饭套餐，我因为无法消受猪肉，只能是顿顿青菜。忽然想到冰箱里储备的小鱼儿，不是可以家中加工好了，带到单位来，给米饭青菜提升一个档次吗？

小鱼儿是我从湖北老家带到苏州来的。苏州是鱼米之乡，不愁没有小鱼儿，但苏州似乎没有我老家的做法，吃不出童年的味道。小鱼儿因烹饪方法不一，也能让我辨识出自己口味之根。一向自以为不挑食，凡能进喉者皆可称美食，其实，多少还是逃脱不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这些小鱼儿是我回湖北乡下探望高龄姑姑，姑姑的二儿子罗高鹤所馈赠。当时未及细看，回家后遵其嘱咐，摊开在竹簸箕中，放到阳台上晾晒一番，未及入口，已然看出味道。这些大小相仿的小鱼儿，长不及一拃，被淘洗干净后烤半熟，头头相依，一把一把扎齐。在簸箕中摊开后，仿佛看到一群小鱼儿活泼跃出水面，异口同声吵嚷：“你看你表弟待你多好！你看你表弟待你多好！”几乎吓得我一愣，又不禁哑然失笑。

我这个表弟的确待我好，从他鼻涕都擦不干净的童年就开始了。我共有三个表弟，他是老二，比我小两岁，力气从小比我大。我去他们罗文俊村，与表弟一起上山斫柴，见识过山里孩子的能耐。这些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天没亮就互相叫醒，一同出村，得翻越两座山，才能听到中意的柴。

斫柴不但需要力气，更是个技术活，不像割稻子割麦子，手中抓牢多少再伸出手割下。斫柴用的刀无齿，没法割，而是砍下一些柴草后，借力使力，左手用砍下的柴草依附在尚未砍下的柴草上，砍刀继续在根部飞舞砍伐，随后手与刀协同回收，一个回合就能砍下一大抱。我知道这

个描述有些隔靴搔痒，不是很到位。但即使有很到位的说明讲解，也如同学游泳，教练讲得再在行，也还是要学多练多摸索。斫柴就是这样。所以，我斫柴过程中，都是二表弟在斫好了自己一担柴之后，来帮我斫，得以完成一担柴。

斫柴好后，捆柴扎担的技术含量更高。这道工序叫“捆”，或者是“举”和“居”。砍好的柴用山上的粗藤捆好后，用两头包铁的冲担，一头扎上一捆，两捆柴相对并立，与冲担形似字母A，才能柴担上肩，在冲担闪悠悠中担柴归家。技术含量一来体现在捆扎上，两三个小捆并拢成大捆，下大上小，捆扎实匀称，保证回家途中散不了；二来就是冲担对柴捆插入得稳和准，既不太浅，又不能扎透，否则半路上柴捆歪斜打横，一路上还要担柴上下两座山，百多斤的柴担会让路途很麻烦费力。尤其走在陡峭的山路上，有时是悬崖，人与柴担子须人柴合一，若柴捆歪斜，根本无法行走。这道工序，完全是二表弟帮我承包。

用细藤将柴捆与冲担绑定，很牢靠了，大家才一同担柴归家，此时日已西斜。往返同样的路，来时空手，归时肩上担柴，同样也得翻两座山。这肩挑柴担比空手要艰辛很多。不论上山还是下山，崖壁在右，就只能右肩担柴；崖壁在左，柴担就只能一直压在左肩，方可避免碰撞崖壁而导致跌落山崖。肩已经磨压得生疼，却不敢任意换肩，只能一直咬牙。腿，一直在筛糠般颤抖。

到一处名为“水井儿”的地坪，大家放下柴担歇肩，将一旁叶片折叠成水勺样，从“水井儿”舀水，吃掉随身带的干粮，添把劲。“水井儿”其实只是一道滴泉，不知从大山何处汗腺一样滑下带声的泉滴，落在一个钵状小

水坑，供上下山的人滋润喉咙。这时二表弟鼓励我，一路上表现很不错，比他们山里娃差不了多少。接着下面一段路太危险，我不能挑，必须就地等着，等他挑过了自己的柴担，再返回挑我的柴担。

挑柴担走在山间的平缓地带，也能边走边溜一眼山色。这附近的山，其实也是有柴可斫的，但矮短稀疏，动起刀子来不带劲。只有老者或体弱者，才安守本分在此地段驻扎，砍一担成色也差不太多的柴薪。

以砍削时间长来交换途远之苦，未必不是合理选择。我表弟高鹤等山里娃，体长肩宽，瘦而不弱，如同能奔善爬的羚羊，他们宁可多走远路，翻山越岭，也要砍斫到好柴。肩挑上档次的柴担，仿佛远古的狩猎者枪上挑着猎物凯旋。一路上能看到就地劳作者，他们连同刀下及周围的柴草，均朝我们眼露艳羡，并目送我们小樵哥的队列经过。

山下盘中棋子般的一个个村落，在暮霭中已经开始飘起淡蓝的炊烟，似乎是在向远山的孩子们招手，别着急，一步步踏稳，路的尽头就是家，一家老小的熟饭菜和温暖，要你们稚嫩的肩膀从远山担负，你们是懂事能干的孩子！

靠近山下村子，已经是夜色浓重，人影憧憧，犬吠迎接。一排少年与他们肩上的A，如蜿蜒的一列小鱼队，鱼贯融入山村，渗透进烟火人间。我所处的那个年代，乡下的学生只有上了初中才可能接触到英语。一接触这个洋文，就知道这个山柴担子状的字母，是26个字母中的头一个。而维系人世间或动物世间情感的“爱”，中国与国际接轨而发明的汉语拼音，也让它打了头阵。

四十多年过去了，想做点小鱼儿改善生活，身心先穿越一番，回



阳光慈悲(组诗)

□何海波

渡口

“把羊群赶下湍急的渡口”
就是把善良置于天下薄凉
就是把软弱搁进尘世漩涡
或许，这并非一件坏事
如此这般

如果，能让善良清醒
如果，能让软弱坚强
我愿意随羊群一起，被赶
下湍急的渡口
渡口，也将度我

当我们老去

当我们老去，请不要像一棵老树那样忧伤

一起打拼一起积攒的财富
物质的远近小于精神的

但足够，我们一生享用

到那时，爱仍旧是一座庄园
我们依旧是庄园里茂盛过的植物

即便花谢，即便叶落
即便皱纹像裸露的土地一垄紧挨一垄

依然庆幸
——你还在我身边，我还

在你身边
像两颗星星，不发光
却照耀彼此到最后一刻

当我们老去，属于我们的

时间
也会越来越值钱呀
——起初像砂砾，接着像

银锭
最后会迅速变成马蹄金……

致暮色

面对你，我不想自言自语
更不想兀自打坐
爱的水域过于窄小，也过于平静

大起和大落，都是一生
何须反复自述
我不要像落日那样不断放

大自己
直至变形，最终失去自我

还有那些山，与其说黑得像一块煤炭
倒不如说是一堆灰烬
搬来再多的星光
也不一定能将结局点燃

此刻，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在这靠近消亡的地方

我怕路过的飞鸟，把我的话当成遗嘱
叼回巢穴

做一个点燃香烟的人

此刻，如果可以
就借一堵城墙靠一靠吧
把我靠成城墙上寂静的浮雕

一个点燃香烟的人，吸烟

也食人间烟火
懂得把体内最后一片星光

送给想送的人
懂得留下忽明忽暗的一截烟头

照亮只有一个人的午夜

的确，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

迟早会在拐角处杀青
而剧情之外往往还有下一章

像一个烟圈，穿过另一个烟圈

在书中小坐

在书中小坐，星辰顿时暗下来

一个文字散发一种花香

让美人失色。何况几点星光，一轮皓月

当纸张有了墨的气质，我是一只
饥肠辘辘的小狐狸
书页之上，太阳热情，晚风慈悲

这个时候，我的感觉是
皇帝端坐金銮殿，臣子匍匐疆土，布衣穿过市井

只有这会爱自己胜过爱世界
只有这会没有把自己奔忙成一场
晚来急的雨

在初春，遇见芹菜
初春的田野水灵灵的
桃花、油菜花、蚕豆花开得鲜艳

这些早春的事，一夜登场
芹菜却被连根拔起，扔在田埂上

是的，冬天一过
关于雪花的记忆就会消融
芹菜也跟着老去，没人买，也没人卖

天大地大，似乎没有立锥之地
好在阳光慈悲啊
也照耀在这些衰老事物身上

——像是在进行一场法事
超度，我们狠心抛弃的部分

说起旧衣服
说起旧衣服，就会说起上湖村村前

女人们洗衣服的那条湖
湖水浑浊，像曾经一村人都倒不出的苦水

就会说起梁床边，煤油灯下，针尖在头发上划过
委屈的针脚会一直延伸到天亮

仿佛生活的漏洞，永远缝补不完

还会说起现在，比如新盖的楼房
比如小孩在城里上学，背双肩包，说普通话
穿破洞的牛仔裤……

——话语里，农村把城市又攻陷了一次

村前广场
曾经晒过地主的横行与霸道
晒过农民的贫穷和饥饿

现在晒绿树、假山、草坪
晒风和日丽，晒游人如织，晒唱支山歌

诗人来了，就把一首又一首现代诗晒在上面

大风吶
如果是大风，就要使劲吹
把林中木屋吹得摇摇欲坠
把巍峨群山吹得披头散发，衣衫不整

把一池江湖吹得热血沸腾，从此不再平静

人到中年，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
都经历过，我不再疯狂
隐忍、圆滑……似乎是最终的全部

似乎这一生贴上了一道符咒
大风一般，吹着吹着心就死了

只留下，满目寂静的疤痕
只留下，斜靠在心尖上，落日的苍茫